

小
腆
紀
傳

小腆紀傳卷第八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

列傳第一

后妃

宏光鄒太后

黃后

李后

童氏

隆武毛太后

曾后

永曆王太后

馬太后

王后

古王妃
松滋王妃

宮嬪某氏

魯監國張前妃

宮嬪周氏

張元妃

義陽王妃等
朱氏

宏光鄒太后京師人福恭王之次妃宏光帝之生母也崇禎

辛巳闖賊陷河南恭王遇害太后與上走懷慶甲申二月壬戌夜懷慶陷太后出東門與上相失轉徙兵間五月南都立諭參將王之綱迎之河南郭家寨秋七月遙上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八月戊辰至南京修西宮之西園第一所爲太后宮封太后弟存義大興伯又諭工部括萬金充賞明年南都陷馬士英以黔兵四百人奉太后渡江將入浙逕廣德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后詐也拒不納士英攻破之迂道至安吉知州黃翼聖肅迎道左巡撫張秉貞檄問眞僞翼聖曰閣部旣眞恐太后亦非僞秉貞備法駕以總兵府爲行宮潞王及羣臣往朝太后服赭一紫衣宮女侍傳命用在籍諸臣尋劉宗周熊汝霖入見面糾士英黃道周亦疏請誅

之太后覽表欷歔無一語尋走紹興潞王降挾太后與俱渡
淮水躍入水中死或曰入浙者僞也上之被拘江甯縣也太
后與妃金氏同居一室被驅以北渡淮乘間投水死

黃后李后不詳何處人宏光帝之爲郡王也娶黃妃早卒爲
世子娶李妃洛陽之變死焉童氏者河南人襲封後納爲妃
與鄒太后逃之尉氏將依其族人童尙宣不得展轉逆旅間
無何上亦至就邸中相依生一子及上南下氏與太后散去
不相顧上卽位追諡黃妃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李妃
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遣官齎詔迎太后顧不及童氏
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庶吉士吳爾壘亦附疏白之弗
召氏乃詣巡撫越其杰自陳其杰商之劉良佐具儀從送至

南京上大怒不見訶爲妖婦下錦衣衛獄氏在獄自書入宮
月日相離情事甚悉都督馮可宗以聞上擲不視命嚴刑拷
之可宗辭改命屈尙忠竟其獄氏徒跣呼號宛轉不三日死
上遷怒於潛夫爾壘並逮治時又有北來太子之獄良佐疏
言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絕滅諭曰朕元妃黃氏繼妃李
氏追封皇后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聞知童氏不知何處
妖婦宮闈風化所關豈容闖入更封黃后戚九鼎爲雒中伯
以示意究亦莫識怒氏之由也

隆武嫡母毛氏卽位後追尊曰皇后所生母則不可聞汀州
之變百姓收帝后及羣屍葬於羅漢嶺勒碑曰隆武母后光
華太姬諱英忠烈徐娘娘之墓或上生母歟蓋上好執古義

無冊尊所生事故紀載莫得而傳也

曾后南陽人諸生曾文彥女崇禎五年隆武帝襲位年已三十有一后年十九選入宮頗知書禮任內政上甚昵之九年秋京師戒嚴上以擅發護軍勤王得罪廢庶人安置鳳陽高牆病瀕死后恐醫藥有詐不與飲入夜默禱於天剗股肉進之上愈後始聞遂更相憐愛南都立以赦命徙廣西之平樂乙酉夏抵浙而南都覆后勸上爲自立計卽位冊爲后封文彥吉水伯命婦入朝太和殿僉有所資上性儉宮中屏去金玉錦繡幃幕衾褥率以大布爲之不列嬪御僅執事二十餘輩而已后旣素能理事至是頗與外政凡批閱章奏多所參駁每臨朝則垂簾座後以共聽斷總憲張肯堂疏言垂簾非

聖世所宜后大憲肯堂以是見疏說者謂上有英察之譽而溺於內愛有以知其不能成功也是冬十二月上親戎由水道進后從幸密言鄭氏不可倚請依何騰蛟芝龍阻之不果移駐延平丙戌夏六月后生元子八月我

大清兵渡仙霞嶺丁酉上出奔命后先發宮眷皆騎從庚子抵汀州辛丑黎明福清伯周之藩朝行在聞上與后角口聲之藩歎曰此何時而角口乎敵兵至且奈何俄十餘騎突入行宮並就執行至九龍潭后赴水死或曰與上被害汀州之府大堂永厯帝立遙上號曰思文皇后已加謚曰孝毅襄皇后

永厯王太后湖廣人桂端王繼妃永厯帝之嫡母也性慈惠

通大體上嗣桂王封進太妃丙戌秋九月粵東聞汀州之變
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耜等議奉上監國太妃曰兒非治世
才何苦以一朝虛號塗炭生民南中閩中可鑒也又告諸大
臣曰諸臣何患無君願更擇可者羣臣固請乃許之十一月
間韓州之變上倉卒幸梧州太妃呼省臣李用楫臺臣程源
訶其棄逃無固志諸臣皆伏地引罪上尋還肇慶卽位上太
妃尊號曰慈甯皇太后自是流離奔播錦衣衛馬吉翔嘗扈
從五虎之攻吉翔也太后以吉翔扞擻之勞爲緩頰金堡駁
御史呂爾嶼疏遽有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袍何在云云太
后因是大惡五虎袁彭年丁母憂戀位不守制太后宣敕問
不守制是何朝祖訓彭年窘甚乃避位金堡亦於庚寅二月

獲重譴堡有直聲五月高必正黨守素李元胤朝梧州行在
合辭爲請太后垂簾上東向召三帥入對太后曰卿莫認金
堡爲好人只滇封一事豈非誤國諸臣不敢對而堡亦量移
戍地辛卯夏四月殂於田州五月葬南甯上尊諡曰孝正莊
翼康聖皇太后

馬太后永厯帝生母也家世不可詳上卽位尊爲皇太妃兄
之子九功封鎮遠伯辛卯四月王太后殂是冬十月辛亥冊
尊爲太后上徽號曰昭聖仁壽皇太后生平極流離奔播之
厄後爲緬人執送吳三桂軍吏押發赴燕行次黃茆驛與王
后推輪相望彼此禁不得語而各以手示乃同時扼吭以死
王后吳人父略嘗爲粵中郡守遂家焉后素閑靜爲永明王

妃侍兩宮能盡敬禮總持內政丙戌冬十一月冊立爲后略封長洲伯丁亥上駐武岡秋七月我

大清兵破寶慶直趨奉天城下錦衣衛指揮文安伯馬吉翔奉太后及后斬關夜遯由水道馳入蠻境會天淫雨宮女內豎皆踉蹌泥淖中飢餓無人色而后則夷然也戊子春駐南甯閏三月子慈烜生后出大赦初我

大清兵攻桂林后嘗發內儲銀餉軍不足則資以簪珥之屬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妻邵氏亦出金珠爲助時謂中宮之賢有以召之也及入安隆土銓蘆簾幾不蔽風雨浣衣羅食倍厯有生之厄密敕之獄內臣張福祿全爲國愬於馬太后求救麗天壽等直入宮門禽二人於坤甯宮外太后與后稍問

之天壽怒目訶之獄既具吉翔天壽益思所以媚孫可望以爲事涉內官后必知情宜廢之以截後禍令其黨主事蕭尹具疏密陳古來后妃不道諸廢立事后乃泣懇上前曰不虞漢家末世之風見於今日也上留中寢之泊入緬輒以病自哀咒水禍作每聞諸家眷屬之自盡者泣謂嬪侍曰吾非不能爲此顧以太后在恐重傷上心也尋爲緬人所獻中塗與馬太后同扼吭死又有吉王妃某氏松滋王妃某氏於咒水禍作時自經死從臣妻女詳列女傳

某嬪者永厯帝之宮嬪也由安隆入緬與上相失入白文選營中端謹持禮文選甚致敬焉比文選降將挾以北走嬪聞之急自散髻以髮結喉死

魯監國前妃張氏會稽人早歲入宮王監國後冊爲妃生世子父國俊攬權納賄嘗受鄞降人謝三賓金萬兩脅監國必致三賓於樞要而後已妃聞之脫簪待罪監國慰之以免及江上師潰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及世子出海妃再拜辭曰勿以妾故爲王累遂手碎磁盤自剄死或曰被劫北去中途自剄死宮嬪周氏亦自刎

張元妃鄞人魯監國入舟山後冊立初以丙戌春入宮次於會稽張妃主內政毛有倫之奉命扈宮眷世子自蛟關出海也期會於舟山道逢定海總兵張國柱亂兵殺掠劫宮嬪諸內人去有倫全軍歸命時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而監國已入閩旁皇無

所歸吏部尙書張肯堂遣官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
始進冊爲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已
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會稽張妃父國俊豫事妃
歎曰是何國家是何勲戚而尙欲爾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
悉遣之嘗遣使中土寄書訊其女兒歷敘蛟關之掠長垣之
困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以
當庭燎黃蘗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雞苟延餘息終擬
一死以完皎然之軀辛卯秋

大清兵以三道入海監國謂蛟關未能猝渡親帥師出搗吳
淞蕩湖伯阮進敗死兵臨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勲議分兵送
宮眷出然後背城一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螭灘鯨

背之間懼爲姦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諸臣乃止城陷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並從之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潮共掌宮事歎曰眞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爲亂兵所窺相與昇巨石填之卽共刎其旁旣而監國諡爲貞妃封其井立碑以祀

朱氏魯王女也適南安儒士鄭哲飛哲飛歿扶姑挈子女依父家後乃渡臺灣依甯靖王術桂五妃之死也氏欲從之甯靖王曰姑存子幼汝何可死氏涕泣奉姑移居忍饑盡養年八十餘卒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八終

小腆紀傳卷第九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台徐鼎謨

列傳第二

宗藩

蜀王至澍

太平王至淶

襄王常澄

崇王慈燭

吉王慈烺

松滋王某
岷王子某

榮王由楨

潞王常芳

瑞王常浩

義陽王朝墀

東安王盛蕙

德陽王至濬

延長王識鏞

甯靖王術桂

光澤王儼鐵

巴東王某

弋陽王某

石泉王聿銘

德化王慈燧

新昌王某

鄭西王常潮

永西王某
興安王某

貴溪王常澁

靖江王亨嘉

嗣王亨猷

崇陽王某

奉國將軍輝奎

敬鎮

誼斗

企銳

敏濛

俊浙

壽鉢

奉鈺

兄弟某

帥欽

議澁

議漆

常采

由機

統領

容藩

謀烈

蜀王至澍蜀獻王後太祖十世孫也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

於內府子孫善黃白術故蜀府最稱富崇顧甲申賊氛旣逼
巡按劉之渤同知方堯相請至澍出貲募士設守以祖制不
典兵辭知成都縣吳繼善上書曰高皇帝以建藩輔恭置繡
錯數年以來陪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
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貲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
不思自全此非殿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
閔姚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
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
屬夷庚黑水陽平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
解者一也往者藺苴撲滅獻賊逃遁只以藺兵力有虧獻地
利不習今日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脣齒揣量賊情益無

顧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豈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屠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記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成卒散朽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絕廝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籜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外振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竊爲殿下危之至澍不能用而謀遷於滇之渤持不可內江王至沂與之渤爭乃以六月十三日啓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有被掠者乃止城中一日數驚火藥局災雷震寢殿大雨雹至澍

始懼出財募勇三日無應之者城陷與弟太平王至淶妃邸
氏宮人素馨等投井死之渤等另有傳

襄王常澄襄忠王翊銘之嫡次子仁宗八世孫也初封福清
王崇禎十四年獻賊陷襄陽翊銘暨長子某同遇害乙酉四
月始襲封命居汀州或曰命居九江終事不可詳

崇王慈煥崇王山橫之次子英宗八世孫也崇禎壬午閩賊
陷汝甯掠由橫及世子慈輝妃嬪以行甲申春慈煥偕諸王
南奔命居温州乙酉二月襲封命居福州終事不可詳

吉王慈烱吉貞王之子英宗八世孫也甲申南都立六月貞
王薨於淮安舟次慈烱以聞命於安吉孝豐卜葬冬十月命
慈烱嗣封南都亡轉徙閩粵永曆帝之入緬也慈烱與遼藩

松滋王某及岷王子從焉咒水之禍慈烱偕妃某氏貴人楊氏劉氏自縊死岷王子流入暹羅國

榮王由楨藍榮憲王由枏兄弟行憲宗七世孫也襲封時日不可詳永厯元年八月武岡之變楚中諸臣不知乘輿所在督師堵胤錫議奉由楨建號於辰州寓書前閣臣熊開元以元輔相期開元不可乃止是冬十月辰州陷由楨逃之苗洞被獲死之

潯王常潞潞簡王翊鏐之子穆宗孫也萬厯四十二年翊鏐薨常潞幼母妃李氏理藩事四十六年襲封崇禎中流賊擾秦晉常潞告急言衛輝城卑土惡請選護衛三千人捐歲入萬金資餉不煩司農帝嘉之尋以盜發王妃塚上言賊蔓延

及江北鳳泗陵寢可虞時諸王能急國難者惟潞周二王云
甲申二月衛輝陷南奔流寓於杭州常勞工書畫好古玩通
釋典號潞佛子雖有賢聲實非戡亂才南都之議立君也呂
大器張愼言姜曰廣錢謙益等慮宏光帝立且修費三案僉
謂常勞賢明可定大計宏光帝旣立馬阮輒以是齟齬異己
常勞初至杭州海甯百姓訴鄉官陳之遴於撫按常勞偶與
眾語及之之遴懼巡按御史彭遇颺以括餉爲士民所逐調
淮揚思所以自媚會之遴起原官與遇颺同入對因言定策
之初大臣意在潞王省會非所宜居常勞亦自危疏請僻靜
一郡乙酉夏四月左兵逼乃移周魯二藩於江西廣東而命
常勞居湖州未行而南都陷馬士英奉太后至杭州常勞入

見諸臣請監國不受太后泣且拜之終不受而與巡撫張秉貞總兵陳洪範迎降秋九月

大清兵挾宏光帝暨常涉北旋明年五月同遇害隆武帝追諡曰閔王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萬厯二十九年與福惠桂三王同封年二十五尙未選婚羣臣交章言不報而日索部帑爲婚費贏十八萬且言冠服不能備天啓七年之藩漢中常浩性佞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必厚給使歸崇禎時上書言臣託先帝骨月獲奉西藩未期年而寇至比西賊再渡河闌入漢興破洵陽逼興安紫陽平利白河相繼陷沒督臣洪承疇單騎裹甲入山近境稍甯旣蜀賊入

秦州楚賊上興安六月遂犯郡界幸諸將憑江力拒臣在萬山絕谷中賊四面至覆亡無日臣肺腑至親藩封最僻而於寇盜至迫惟陛下哀憐旣而寇逼秦中將吏不能救乞援於蜀總兵侯良柱援之遂自漢中奔重慶隴西士大夫多從之關南道陳繼與焉甲申六月重慶陷遇害方常浩之就執也雷忽震張獻忠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竟不免眾見常浩乘白氣冉冉而沒或謂之兵解云

義陽王朝潭周藩裔也甲申南都立命駐太倉州乙酉夏南都陷總兵黃蜚監軍道荆本澈等以舟師奉之駐崇明沙蜚降本澈死朝潭依朱成功於廈門戊戌七月從成功北征駐羊山舟覆溺死本澈另有傳

東安王盛蒞者楚藩裔也襲封不可詳永厯帝入滇盛蒞竄川東癸卯冬劉體純郝永忠袁宗第等敗死盛蒞被獲於小尖寨亦死

德陽王至濬蜀藩裔嘉靖中國除至濬襲封事不可詳永厯帝入緬後至濬與太監王應遴匿交趾之高平而是時安南都統使莫敬耀已入貢於我

大清勢益孤危遂出降

延長王識鐸肅藩裔太祖九世孫也襲封時日不可詳國變後流落西陲戊子三月戊午有獮人米喇印丁國棟據蘭州擁識鐸爲主降將孟喬芳張勇會師擊敗之是年五月識鐸被擒於馬家坪死之

甯靖王術桂字天球太祖八世孫遼藩長陽郡王術雅之弟也初授輔國將軍崇禎壬午流寇陷荊州隨惠王常潤避兵湖中宏光時晉鎮國將軍同長陽王守甯海南都亡長陽王入閩有傳其死者魯監國以術桂襲封隆武帝封亦如之後聞其兄尙存已襲遼王術桂疏請以長陽之封讓兄次子隆武帝不許改封甯靖王仍依魯監國督方國安軍丙戌五月我

大清兵渡錢塘江術桂航海至石浦監國亦自海門來同至舟山歲杪抵廈門是時鄭芝龍已歸命我

朝鄭鴻逵迎淮王於軍中留術桂監其師合朱成功之兵圍泉州不克鴻逵載淮王與術桂至南澳朝永厯帝於肇慶戊

子春命督鴻遠成功師就所在地方月支膳銀五十兩庚寅冬粵事又潰乃與鴻遠旋金門及成功取臺灣術桂輒東渡就竹滬墾田數十甲以自贍元妃羅氏卒葬焉術桂爲人美髯宏聲善書翰喜佩劍沈勇寡言兵民咸尊禮之聞澎湖之敗歎曰主幼臣強將驕兵悍不知託足何所矣旣聞劉國軒議降曰是吾歸報高皇之日矣分其田賞佃人舍府舍爲佛寺召姬媵袁氏王氏秀姑荷姐梅姐五人曰我死期至汝輩自便咸對曰王全節妾豈失身乎請先賜尺帛死隨王所術桂曰善哉備六棺沐浴更衣環坐歡飲五人起自縊術桂爲殮畢冠服辭交遊耆老入而北面向東再拜援筆書曰自壬午流賊陷荊州攜家南下甲申避亂閩海總爲幾莖頭髮保

全遺體遠潛外國今已四十餘年歲六十有二時逢大難全
髮冠裳歸報高皇生事畢矣無愧無怍又題一絕云艱辛避
海外總爲幾莖髮於今事已畢祖宗應容納投縵死葬於鳳
山縣之竹滬自衛桂死而魯監國之世子桓瀘溪王慈曠巴
東王江樂安王俊舒城王著奉南王熺益王宗室鎬皆詣
大清繳冊降

光澤王儼鐵遼藩裔太祖九世孫也有術壻者於萬曆三十
四年襲封儼鐵蓋其子也永曆帝入緬後與總兵楊祥亡入
交趾交人執送廣西遇害祥另有傳

巴東王某遼藩裔名不可詳永曆六年壬辰從幸安隆時行
宮庫隘奄寺宮人假館於外分班宿衛常在郭氏名良璞故

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妍麗捷敏能擊劍走馬王妃某氏與之善有張應科者孫可望之私人也窺見良璞心好之移居近王第晨夕致殷勤王亦暱就之應科呼王妃爲嫂因得通於良璞事覺上命杖殺良璞併內監李安國賜王妃死悉自裁

弋陽王某者甯藩裔萬厯中以無子除某襲封事不可詳國變後避亂建陽山中土人擁戴之建陽從英德之滄光厰遡流而上爲陽山縣爲連州爲連山縣達於湖廣地皆深林峭壁人善用礮以背負之發輒命中李成棟屢攻不克歸明後遣科臣洪士鵬往亦不得入宣忠伯王承恩請行命齎敕往遇王於陽山其眾皆居奇自恣不聽王赴闕標下彭鳴京鍾

某羅某願統眾隨承恩自效亦不果

石泉王聿鎔唐藩裔蓋隆武時所封也永厯帝入滇時聿鎔
竄巴蜀王寅四月敘州馬湖陷死之

德化王慈熿吉藩裔英宗八世孫也襲封事不可詳戊子己
丑間魯監國所復福建地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
延平所屬又在萬山中我

大清兵退慈熿乃踞將軍寨連破大田龍溪順昌將樂己丑
十一月丙辰朔我

大清兵克其寨慈熿死之其兵部尙書羅南生等皆降

新昌王某徽藩裔也名不可詳乙酉秋淮安人王翹林繆鼎
吉鼎言兄弟奉之起兵海中雲台山後被殺於淮南見鼎吉

鼎言傳

鄖西王常潮益宣王之庶子憲宗五世孫也永厯元年丁亥四月起兵復建甯其將王祁復邵武明年三月城破常潮與祁皆死之同時有永西王德化王興安王者名不可詳與瀘溪貢生魏一柱亦與攻克建甯之役永西德化皆死之興安以先事出獲免

貴溪王常淝榮藩裔憲宗五世孫也丁亥冬永厯帝自象州返蹕桂林榮王亦遇害辰州常淝與總兵項登韋擁餘眾據永甯山寨攻沅州明年二月寨破皆死之

靖江王亨嘉太祖嫡兄南昌王興隆之裔也初亨嘉以庶子襲封其嫡偕宗人疏訐之厯天啓崇禎兩朝獄未具亨嘉厚

賂朝貴得直而下訐者於獄宏光元年表賀登極因劾奏永金連三州爲土賊所據撫按匿不聞狀遂竊據三州駐桂林及南都陷亨嘉睥睨神器以其黨總兵楊國威爲大將軍推官顧奔爲吏科給事中臬司曹燧等俯首聽命檄廣西左右兩江土狼四十五洞標勇自稱監國隆武帝詔至不受舉兵而東事敗械至福州廢爲庶人以幽死黨與皆伏誅詳瞿式耜傳亨歿蓋亨嘉兄弟行襲封時日不可詳永歷元年冬十二月自象州返蹕桂林亨歿偕留守瞿式耜迎於郊四年冬十一月桂林破亨歿棄城走世子某暨長史李某縊於宮中崇陽王某名系不可詳蓋南渡後所封也戊子二月率苗兵十二營攻黎平爲降將陳友龍所敗諸營俱潰獨興化土司

迎奉國將軍暉奎入寨以兵千人拒守寨破暉奎死之
敬鎮字季量秦藩裔太祖九世孫也有自吟亭詩草

誼斗字子斗亦秦藩裔太祖十世孫也才情橫溢富平李因
篤亟稱之華陰王宏撰交誼斗於青門顧炎武聞而訪之誼
斗已歿子存杠出所著述以見炎武爲序之時有青門七子
者皆宗室之賢誼斗其一也六子不可攷存杠後人冒姓楊
氏又岷藩裔企鈞改名金尤有詩集皆革除後懼禍變易
敏濛字龍澤晉藩慶成府鎮國將軍太祖十世孫也闖賊之
亂罵賊死中尉敏汧蓋其兄弟行顧炎武訪之汾州陽城里
又有中尉俊漸者代藩宗人炎武嘗攷其世次於孝宗爲昆
季云

壽鉢魯藩裔太祖九世孫家兗州崇禎中官雲南通判有聲
績永厯帝擢爲右僉都御史使募兵值沙定洲作亂兵不克
集旣孫可望至壽鉢知不免張厯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
將軍不殺不掠之恩脅之降不從繫他所題詩壁上或以報
可望遂遇害

奉鉅蜀藩裔由進士厯御史劾督師丁啓睿請疏爲時所稱
乙酉三月偕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起兵拒獻賊敗績死
之又兄弟某者名不可詳甲申八月賊陷成都大搜藩宗兄
弟搜水死妻李氏姊妹而娣姒也聯袂投江死

帥歛慶藩裔太祖九世孫也崇禎末官香河知縣甲申三月
北都陷棄官走僞防禦使囚之德州貢生馬元騄生員謝陞

之誅僞官也奉帥欽權稱濟王移告遠近充青登萊皆堅壁自守是年六月我

大清兵下德州前大學士謝陞以帥欽降授知州時又有衡王某者誅僞官於青州請徙內地終事不可考

議泥議漆二人甯藩裔太祖十世孫議泥官廣西道御史孫可望之請王封也給事中金堡七疏爭之舉朝方畏五虎勢莫敢異同議泥獨劾堡把持誤國後與於密敕之獄安龍十八先生之一也議漆死於緬人咒水之禍

常采襄藩樊山王翊鉅之次子仁宗八世孫也封鎮國將軍張獻忠之破襄陽也常采挈家人一夕遁丙戌春歸蘄州與英山男子王六姊起兵斗方砦兵敗死之

由樸不知何王裔以宗室中崇禎壬午舉人爲廣東教諭隆
武丙戌充鄉試同考官厯官翰林院侍讀永厯帝還駐肇慶
擢大學士命入閣李成棟忌之誣以他罪捕繫獄中殺之
統鎮者甯藩建安王府鎮國中尉宏光帝立謁南都吏部候
考馬阮之謀遂姜曰廣劉宗周也知統鎮無賴大鉞自爲疏
使上之疏言曰廣定策時有異志詞連史可法張愼言呂大
器等疏入高宏圖稟擬究治上坐內殿召輔臣入厲聲曰統
鎮吾一家何重擬也踰二日統鎮復疏劾曰廣五大罪一引
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甡等把持朝政以劉士楨爲通政沮
遏章奏以王重爲文選廣植私人二令楊廷麟出劇盜於獄
交聯江河大俠與水陸姦弁日窺南都聲息非謀劫遷則謀

別戴三庇從賊諸臣四納賄五姦媼請并士楨重廷麟及劉宗周陳必謙周鑣雷縝祚俱置之理舉朝大駭通政司劉士楨禮科袁彭年劾統鎮誣詆大臣且不由通政司由何徑竇直達御前不聽曰廣宗周既去位以統鎮爲行人司行人統鎮不悅語人曰須還我總憲尋許御史周燦命不究蓋上亦厭薄之或曰統鎮既劾曰廣而大鉞不滿意復募建安王統爲之再疏劾者非統鎮也

容藩楚藩裔無賴不齒於王府逃入左良玉軍中冒稱郡王諸將惡之走南都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督楚營幾激變已闖賊餘黨入楚復入賊中稱楚王世子賊大喜欲立爲王既疑其詐也乃止丙戌冬十一月永曆帝立赴行在言賊

中情形甚悉丁魁楚信之薦於朝命掌宗人府事兵科程源者四川人也與容藩交甚懽謂之曰川中諸將兵不下數十萬吾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容藩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軍務及上移蹕桂林容藩覬覦入閣受命不卽行私屬給事中唐誠疏劾丁魁楚私逃謂扈從單弱如容藩程源皆係擁戴重臣不宜出外上素惡容藩怒曰爾等又欲擁戴容藩邪削容藩職將誅之容藩賂內監龐天壽言之太后謂上曰變亂以來宗室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毋過求乃赦之復其官容藩遂由辰州至施州衛入四川假稱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適鄖陽守將王光興

爲我

大清兵所敗無所歸不知其僞也以其眾二萬人附之李占春于大海兩將亦附焉我

大清兵由重慶順流下丁亥秋七月容藩命占春大海截擊於萬縣之湖灘我

大清兵失利走川北容藩得三營兵益恣肆遂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爲大定府號府門爲承運門稱所居爲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封王光興李占春于大海楊朝柱譚宏譚文譚詣楊展馬應試爲侯伯以張京爲兵部尙書程正典爲四川總督朱運久爲湖廣巡撫冬十一月容藩率李占春至重慶會李乾德諷其推戴己乾德若不解者

而禮復不相下適長至行朝賀禮袁韜自賊中出素不知禮
與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占春尤不平容藩命占春襲韜不
克夔州臨江有天宇城容藩改爲天子城以爲己議部眾數
千居之封石砭酉陽土官爲伯掛將軍印廝養蠻獠授監軍
總兵之職時干戈阻道文告不通諸將士多爲所惑競往歸
焉川撫錢邦芑疏劾之傳檄各大鎮封稿達之堵胤錫期共
討胤錫率馬進忠由施州衛乘舟入蜀見容藩正色責之容
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胤錫訶
之曰公身自爲逆何能服叛逆乎公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
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爲公作賊者川東文武始知容
藩名號之僞多解散者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來謁適

容藩有牌至大器視其銜笑曰副元師非親王太子不敢稱
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爾等受其官必不免占
春曰討叛以贖罪若何大器許之占春整師至天字城容藩
敗走夔州匿草舍中爲土人擒獻斬之川東悉平同時有謀
烈者甯藩裔構堵肩錫於龍虎關守將曹志建幾激變見肩
錫傳

論曰明南渡後宗室諸王事至舛駁不可記

國史載順治三年洪承疇奏生擒樊山王朱常炎瑞昌王朱
誼泐博洛奏克金衢斬蜀王朱盛濃樂安王朱誼石四年二
月博洛奏擒周王肖象益王思恢五年二月浙督陳錦奏擒
榮王朱有槓子松於苗洞又擒南威王朱寅衛此類不下百

餘事核之世表二十字之次及遺臣紀述其國其人百無一
合其尤甚者四年十一月漕督楊某奏擒義王朱枋孔有德
奏克寶慶殺魯王朱鼎兆及永歷太子朱爾珠烏有子虛不
可究詰蓋軍士貪俘馘之功露布沿譌傳之字焜火同焚涇
源孰別情事然也列傳之作將何從哉蓋嘗觀祭裨官家書
參互推撫略可得而言焉南都初建適有潞藩之議赧王杯
弓懷懼羹臠是吹始停換授繼禁入京周魯寓居浙東旋命
遠徙遂安請團鄉勇亦不允行幾幾如陳思王之所云矣然
遼藩除於隆慶西鄂除於正德懸絕幾百年何自有台州甯
國之命豈登極之新恩抑納賄之冒襲王政不綱濫恩錯出
矣南都旣亡閩粵繼立國勢十去八九譜牒百無二三周益

遼二十四王死於廣省由棧十有三人死於惠州孫賊芟之
貴陽緬酋殲之兕水迨臺灣鄭氏之亡而宗盟訖矣然而江
東父老共扶琅瑯南陽諸將樂推更始如朝墀識鑄諸人蓋
皆中山帝裔殊於小者王郎熏穴之求孤忠林立又况甯靖
之死忠如北地誼斗之存賢於孟顓聽其埋蝕潛德何光爰
綜賢愚作宗藩列傳嗟乎葛藟失庇苞稂其寒悠悠蒼天殷
鑒不遠有國者可忽乎哉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九終

小腆紀傳卷第十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列傳第三

史可法 應廷吉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籍河南祥符人也世爲錦衣衛百戶母尹氏夢文天祥而生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左光斗視學京畿決爲非常人舉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以戶科都給事中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賊再犯安慶可法連營堵勦且戰且撫賊去則下馬坐積屍上計賊出沒及身所歷

州邑破陷長吏逃死狀草奏以聞復上馬馳行每數月不就
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二人蹲踞而背
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振衣裳冰霜鏗然有聲士未
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衣以故得士死力旣象昇改督宣大
王家禎熊文燦先後督師賊益狂逞南都震驚十年七月擢
可法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池州太平四府及河南之
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梅江西之德化湖
口諸縣提督軍務屢挫賊鋒賊酋老獍遁入山順天王乞
降十二年夏以父憂去服闋起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代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
增設漕儲道一人大濬南河釐剔蠹弊吏部尙書李日宣等

言可法文武才漕事方亟宜俟報竣召用蓋時有易可法爲鳳陽總督之議也旣乃開屯田招流亡繕城郭訪賢豪而咨以軍政江淮南北屹然稱重鎮崇禎帝嘉其能凡所奏悉報可已而賊連破荆襄承天蔓延河南山東可法屯師淮上賊望見旗幟卽遁去尋欲召爲兵部尙書檢討汪偉曰有可法淮揚以安無可法江南必危且留之以係東南望十六年迺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南都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京營之有籍無兵者按去之十七年夏四月朔聞賊犯闕乃與戶部尙書高宏圖等誓告天地馳檄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京已陷諸將請先擇君以定南都時福周潞崇諸王俱南來而福王由崧最親都御史張愼言詹事姜曰廣移牒言福

王有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七不可立潞王
賢明可定大計馬士英亦遣其私人傳語謂立君以賢倫序
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卽答以七不可立之說身還南京士英
欲居擁戴功旣得可法移文卽結靖南伯黃得功暨高傑劉
澤清劉良佐等移書諸大臣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責可法
當主其議發兵擁王至儀徵可法始知爲士英所賣倉卒奉
宏光帝於五月初三日庚寅監國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
書與高宏圖同入直馬士英仍督鳳陽方廷推時劉孔昭攘
臂欲入閣可法曰本朝無勛臣入閣例孔昭勃然曰卽我不
可馬士英有何不可又議起廢眾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
孔昭特舉阮大鍼可法曰此先帝欽定逆案毋庸議自是始

構怨焉可法念高黃二劉之眾未盡爲國用寓書士英言今日之事非可法與公誰任之者合疏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傑得功澤清良佐分統之立督師於揚州節制諸鎮又請裁去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各銜依北京舊制設京營府衛簡精壯募義勇以實之侍衛錦衣變儀諸司所隸軍役當多事之日悉宜入伍操練毋坐耗錢糧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告密節繁費收人心於新政有裨者也又言操江舊兵單弱請增設九江京口兩鎮文臣二人協理戎政上並從之是時士英旦夕冀入閣聞仍督鳳陽之命則大怒密以七不可立之書呈上而擁兵江干上疏勸進旣至京謂可法曰我馭軍寬頗擾於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誠能經營於外我居中

帥以聽命當無不濟者可法知勢不兩立乃曰居者守行者
禦敢辭難乎遂請行京師士民譁曰何乃奪我史公太學生
陳方策諸生盧涓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奧也門戶有人
而堂奧無人可乎不聽壬寅上卽皇帝位乙巳可法陞辭加
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命百官郊餞給銀二十
萬兩可法請以總兵劉肇基李棲鳳于永綬卜從善金聲桓
隨征薦舉人李蓮主事何剛軍前監紀從之又請發銅甲銅
鍋倭刀團牌紅夷礮併色絹白布一應軍需詔戶部卽給可
法旣出孔昭益無顧忌結勳臣訐吏部尙書張愼言於朝可
法歎曰黨禍起矣因疏曰先帝用人原無成心傳宗龍孫傳
庭起自隸囚張鳳翔袁繼咸馬士英起自戍籍當吳姓奉命

南征以候唐通兵不至遲則過之所可原者卽諸臣以爲不可亦須平心入告何至痛哭喧呼滅絕法紀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廷長禍亂邪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國難之作勳臣之殉國者誰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各執成見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請臣存此見也尋奉命祭告祖陵祭畢因上疏曰臣伏見二陵松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年靈祚之方未艾也惟是北顧神州山河頓異感痛填膺不能已已連歲鳳泗之間災異迭見天鼓一月數鳴地且三震以致今春罹茲大禍先帝躬神明之質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尙不免身殉社稷抱恨千古天命

之難堪而地靈之不足恃於此可見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蒿萊極目雞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願陛下堅此一心慎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念先帝之臨淵集木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勤克儉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爲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復中興若憂處東南不思遠略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投簪豪傑因之裹足竊恐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

一隅猶未可晏然自保也上嘉答之六月闖賊西遁山東河南郡縣多據寨自保殺僞官而我

大清兵已定北京傳檄四方可法請速遣使北行頒發監國登極各詔使中原知南國有君從之時四鎮爭欲駐揚州高傑尤暴橫進士鄭元勳議納傑以釋怨爲州人所殺傑怒攻城知府馬鳴騷推官湯來賀拒守市月命可法往解之傑素憚可法趣其下宵取暴骨而埋之入帳灑然變色可法故示以坦易偏裨而下召見慰勞因責傑曰將軍之所以貴顯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詔而妄冀非屬之地則諸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矣傑色沮然浸易可法以元勳死無罪請誅首惡納其兵不許則止可法於其軍屏其左右易所

親信者杖刀侍側可法談笑不爲動徐草奏以瓜州予之曰
鎮臣在瓜臣在揚調停於兵民之間釋其猜嫌同歸於好又
疏言高兵之南下也初到不無騷擾及鎮臣斬數十人以徇
地方官民可以諒矣乃撫臣黃家瑞漫無主張道臣馬鳴騷
一味偏徇聽百姓日守河邊草際取零兵殺之用是釁不可
解鄉紳鄭元勳親到高營所以爲百姓而百姓乘元勳一言
之誤殺之撫臣坐次碎其身首撫臣威令之謂何罵兵殺兵
以爲愛民而不知適以害民臣於二臣不能無憾乞察首惡
一重創之庶綱常不至盡壞上諭部院議處而揚州士民詣
闕保任撫道上乃優詔恕之時劉澤清亦大掠淮上劉良佐
至臨淮士民張羽民等亦拒不納可法以次按部皆聽命視

傑加謹可法遂開府揚州設禮賢館招徠智謀之士及通天文陰符遁甲術者廩餼之以監紀應廷吉主其事募士得勝鎧甲者百餘人時士英亦未敢爲難凡請餉則屬戶部多方應之用是諸鎮益和秋七月大學士宏圖乞休請召可法入直不許我

大清攝政睿親王聞南都立君貽可法書責以春秋不討賊新君不書卽位之義諭令削號稱藩可法表上其書勸上爲自強計卽自具答書曰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

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讐敬
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
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
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
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
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
東南之甲立剪凶讐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
與迎立今上以係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
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
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
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

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
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枏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
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克日西征忽傳我大將
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
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
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
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繕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
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
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
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其主身殉社稷青
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

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
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
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讐
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
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
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
族繼絕存亡仁風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後以小人
構釁致啓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戮此殿下之所知也
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
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
兇義利兼收恩讐倏忽獎亂賊而長寇讐此不惟孤本朝借

力復讐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讐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兵民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讐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首以洩敷天之忿則貴國義問昭

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
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
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
以不卽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
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卽日獎率
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兔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
皇帝之恩貴國卽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昭鑒之八月
可法疏曰國家設四藩於江北非爲江左偏安計也將欲定
根基養氣力北則爲恢復神州之計西則爲澄清關陝之圖
一舉而遂歸全盛耳聖明在上忠義在人君父之讐恥特深
海宇之羣心競奮乘時大舉掃蕩可期特所慮者兵戈擾攘

之中不復有百姓耳無百姓何利於有疆土故此時擇吏不
緩於擇將而救亂莫先於救民所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
人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人正今日之謂也前此北都未
破求牧方殷非不有破格之陞除何曾收得人之實效地有
難易缺有炎冷兵荒破殘之區卒舉而授之庸人此豈白面
書生所能勝任目今人才告乏東南缺員安能復填西北之
缺則銓選法窮安得不改爲徵辟往時保舉多係慕羶故捷
足蠅營眞才裹足今西北則危地也危則人人思避而眞從
君父起念者乃始投袂相從宜令撫按司道及九卿科道各
舉才膽過人堪拯危亂者一人赴臣軍前效用酌補守令缺
員二年考滿平陞善地三年考選優擢京曹有靖亂恢疆功

能殊異者立以節鉞京堂用示酬勸再如江北山東河南一帶
有能保護地方爲民推服者卽係桑梓之邦亦可權宜徑用
總求天恩破格假臣便宜決不敢濫用匪人自誤進取也
從之初可法慮高傑跋扈移黃得功於儀徵防之九月朔傑
搆兵士橋得功憤欲報之將大閔可法調劑始解因巡閱澤
清良佐軍虛夸不足用惟傑所統四萬人皆山陝勁卒念其
人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乃與傑往復論事多所
獎借傑心動傑妻邢氏見可法出至誠乃亦勸傑傾心可法
喜曰吾事集矣乃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
綱李本深胡茂楨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傑以野
次爲辭請入居揚州紳民震動可法自遷於東偏行署以督

府爲之舍邢氏約其兵聽節制始安堵將進兵河南朝議以
款使方行命暫止時陷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
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註名錄用否則絕其南歸之心又言
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應從死豈在南者
獨非人臣卽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
南兵甲疾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
應重論者臣等罪也乃因聖明繼統斧鉞未加恩榮疊被而
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
鳳督乎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污身被刑辱
皆當姑置不問其逃避北方徘徊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
軍前効力從之旣高傑率所部北駐徐州可法進駐清江浦

奏以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
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蘄忠知睢州冷時中爲開封通判
李長康爲開封推官以經略中原命標下總兵李世春駐泗
州張夫祿駐瓜州許大成領忠貫營李棲鳳駐睢甯劉肇基
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洋河馬應魁爲中
軍副將翟天葵陶匡明爲旗鼓在一誠爲參將以分任防河
副使黃鉉主事何剛知縣吳道正分理糧餉知縣應廷吉爲
軍前監紀又與諸鎮分汎地聽自擇便利其王家營而北至
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緣河南岸築壘焉以高傑方刻期
進取爲請餉於朝而馬士英以鎮將與可法協爲不利已陰
裁抑之可法因疏言臣皇皇渡江豈直調和四鎮哉朝廷之

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高傑請進取開歸直擣關洛其志甚銳臣於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士英益靳之不發數詔趣出師可法舉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餉而責我戰乎由是坐困旣而阮大鍼遷兵部尙書高姜諸賢相繼去位可法乃上言近來人才日耗仕路日淆由名心勝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絕少遇清卿台省則曰謀猷經濟非其人不可遇錢穀之任則曰此危地何爲困我此推彼卸始付庸人候用候更有同兒戲卽偶出特簡亦必百計求全非託病則棄官曾無爲國家實心任事者以致敗壞至此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停

不急之官罷不急之務俾大小臣工併力恢復則中興之業可成上優獎之而不能行又言欲用大鍼者以才爭大鍼者以逆案也太鍼卽可用何必罪爭者卽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事乎不聽冬十一月戊子舟抵鶴鎮謀報我兵入宿遷遣總兵劉肇基李棲鳳往援越數日我兵圍邳州軍於城北肇基棲鳳進軍城南相持半月各引去已而報至南都士英大笑時楊士聰在坐驚問何爲士英曰君以爲誠有是事邪此史道鄰妙用也歲將暮矣將吏例應敘功錢糧例應銷算爲敘功銷算地也高傑旣渡泗水所部王之綱前驅薄睢陽可法亦移營進次河上建勳誓師而朝政大亂所奏請多中格并鎧仗芻糧皆不至復上疏曰自三月以來

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讐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君臣灑泣土庶悲哀痛憤相承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屈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

清必南窺水則廣調唬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爲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晏然以不共戴天之讐置諸膜外遂使北朝翻得以僭逆加我讎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一旦寇爲

清併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扼必轉與
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今卽庫宮室菲飲食營
膳臥薪破釜沈舟尙虞無救況臣觀廟堂之規畫百執事之
經營尙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
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少
康不忘逃出自寶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蕪蕪薪之時臣願
皇上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贊御之臣以晉元宋高之說
進也憶臣初迎聖駕時陛下言及先帝則泣下沾襟恭謁孝
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寶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斯志先
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
禮馭將以恩國家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

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脰斷胸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

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

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若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風感激必有投袂而起者矣國家遭此大故陛下嗣登大寶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幸免斧鑕已爲大幸臣於陛下登極詔橐刪去加恩一條不意頒發之日仍復開載貽笑敵

人今復恩外加恩紛紛陳乞貂璫滿座保傅洊加名器之濫
於斯爲極似宜稍加慎重以待有功庶使戮力行間者有所
激勵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不可行勸輸亦難繼宜將
內庫一切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繁費一
切報罷朝夕之晏盱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關典禮萬
不容廢亦宜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甯卽
有深宮曲房豈能晏處卽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
一動皆人情向背所關鄰國窺伺所及必陛下早作夜思念
祖宗之鴻業復先帝之深警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
以併於選將練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鼓天意可回耳臣待
罪戎行不宜復預朝政然安內實攘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

唯陛下留意上優詔答之十二月甲戌我

大清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渡高傑劉澤清告急而得功良
佐不願爲後繼可法疏言北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以全
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北矣唐宋門戶之禍與國始終
以意氣相激化成恩讐有心之士方以爲危身之場而無識
之人轉以爲快意之計孰有甚於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
此之讐而修睚眦之微是之謂不知類矣先帝之待諸鎮何
如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如隆遇諸臣之不能救難何如罪
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
將之事而誰事乎閫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
無然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亦大可見

矣已我濟甯兵從廟灣薄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東渡逼歸徐可法飛章告急言我與北軍僅隔一河耳今已渡河長驅而來旦夕不保乞多給軍餉移得功良佐軍駐潁亳以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畛域臣猶恐東南半壁未能高枕也明年宏光改元春正月庚寅以新殿推恩加太子太師進建極殿大學士辭不受時大風雪自臘迄春糧餉不前遣幕客四出召集躬自儉苦而入不敷出乃以戶部主事施鳳儀行鹽揚州以周某爲理餉總兵興販米豆而上下爲奸利不入官前後疏凡數十上每繕疏循環諷誦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爲飲泣而上方耽樂聲色馬阮爭門戶於出師聚餉未暇及也會前中允衛胤文自賊中南歸高傑以同鄉故留監己

軍聞朝嚴從逆之罪欲媚士英以自解疏言國家兵事問鎮臣糧餉問部臣督師贅疣也可法浪得名耳當置居內員備顧問勿令久當津要爲也可法因上疏乞罷且曰脗文謂臣贅疣應去臣討賊未効妄冀還朝臣雖至愚計不出此願膺簡命之重臣何自安上切責脗文而諭可法盡職然士英心竊喜之旣而睢州變聞傑兵倉卒未有所屬互相雄長可法馳至徐州擐甲戴弁坐以待旦召諸將歃血盟立傑子元爵爲世子甥總兵李本深爲提督爲請卹於朝一軍帖然士英聞可法得傑軍心弗善也擢脗文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營將士兵馬經略開歸將士憤懣不平於脗文莅任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慰諭之若忘其曾効己者傑軍士益以此

歸可法卽肩文亦心折焉而得功聞傑死則引兵趨揚州可
法自徐州馳還說而罷之本深等聞報已棄汎奔還提督之
命又久不下將士無固志我兵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
破蒙城逼淮徐江南震恐乃詔從可法議以本深爲左都督
領興平諸將可法疏云臣受命督師無日不以國事爲念而
人情難協事局紛更睢州大變之後又有維揚之擾外侮未
禦內讐方深擁節制之虛名負封疆之大罪竊自悲也夏四
月朔淮南告警可法將移鎮泗州護祖陵命幕僚載輜重先
行會左良玉犯關上手詔可法督諸軍入援可法言北兵日
逼請留諸軍迎敵親往諭良玉要與俱西有功則割地王之
勿聽而後擊之詔書切責乃合諸軍倍道抵浦口將入朝面

陳而我兵已入亳州詔還師北禦馳至天長檄諸將救盱眙
單騎先進不避風雨忽報盱眙已降援將侯方巖全軍敗沒
晝夜兼行抵泗州守將李遇春已舉城叛可法一日夜冒雨
奔回揚州尙未食而城中聞傳許定國領北兵至將殲高氏
以絕冤讐是夜五鼓高兵斬關出奔泰州牲畜舟楫爲之一
空戊辰監餉郎中黃日芳檄川將胡尙友韓尙良領所部駐
茱萸灣應廷吉帥移泗諸軍屯瓦窑鋪以爲犄角己巳主事
何剛以忠貫營兵來會方午食而北哨突至射殺廷吉家丁
眾大駭川將遇之斬七級會南風大作諸軍復退屯邵伯湖
乃閉門堅守總兵劉肇基請乘北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謂
銳氣不可輕試宜養全鋒以待其弊我兵以紅夷礮攻城鉛

彈大者如罍堞墮不能修我豫王命李遇春持檄抵城下可
法數其罪遇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
可法趣矢射之復令鄉民持書至守者引之入撻守者人與
書俱投於水豫王愈欲生致之麾諸軍姑緩攻旣知其不可
攻始急而總兵李棲鳳監軍道高岐鳳已有異志以危詞劫
可法可法正色拒之曰此我死所公等何爲欲圖富貴請自
便也二人夜拔營偕川將胡尙友韓尙良北去城中勢益孤
可法乃爲書辭母及妻與伯叔兄弟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我
無子汝爲我嗣以奉吾母我不負國汝毋負我我死當葬我
於高皇帝側其或不能梅花嶺可也二十五日丁丑擐甲登
陣忽報黃蜚兵到入則反戈殺人始知爲我兵所給巨礮摧

西北隅崩聲如雷城遂陷可法自刎不殊莊子固許謹共抱持之亂兵至擁之下城而謹與子固已中飛矢死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眾驚愕執赴新城樓上豫王勸之降可法厲聲曰吾意早決城亡與亡乃就刑死旬日而南都亡可法初以翊戴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敘江北戰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禽劇盜程繼孔功加太傅皆力辭不允後以殿工成加太師力辭乃允可法督師幾一年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簷冬不裘年四十無子妻欲爲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封印南北文移交至手自批答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除夕也索酒試飲酒未至復呼曰禮賢館諸秀才當共飲顧夜

已半可齋酒資分餽之吏往乃獨酌庖人報日中饗士肉已盡乃索鹽豉下之可法素善飲數斗不亂軍興以來竟絕飲不解衣就寢者七閱月矣當夕滿酌微醺隱几臥將旦僚吏畢集軍門外門未啓軍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臥奈何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勿驚之戒鼓人更擊四鼓可法寤天已曙大驚聞鼓聲怒曰何敢亂吾軍法傳令縛鼓人斬之諸將士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得一夕暇不忍相驚故亂鼓聲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亟具盥漱啓門文武北向賀畢將吏上謁民育更前請罪可法曰公固愛我奈何以私愛變常法乃赦鼓人然自是不復隱几臥矣後以事益充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欲留之同舟辭曰日芳老矣豈能

久侍公公亦宜節勞發書走檄僚士優爲徵兵問餉有司專責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謂生氣滿前也可法笑不咎死後而四方起兵者多冒其名以號召故或誤傳可法不死云弟可程癸未進士選庶吉士北都之變不能死賊退南歸可法請下吏朝廷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後流寓金陵閱四十年而卒史德威之被執也我豫王勸之仕誓不屈命釋之以保忠臣之後歸覓可法屍不可辨具衣冠葬之梅花嶺賃一室磨麵自給有叩以往事者慟哭而已或號德威爲押住俗呼養子爲押住也隆武時贈可法太師諡忠靖我

朝賜專諡曰忠正

應廷吉字棐臣鄞縣人天啓丁卯進士授礪山知縣史可法督師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爲監紀與黃日芳陸遜之劉湘客張鐸紀允明等並事幕府一時稱得人廷吉精天文用勾股三式之學可法倚之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啄距純赤重四十觔聞觀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見則亡國癸未六月露坐陰雲驟合雷電并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日天元玉厯所謂電中聚火也君絕世亂此殆是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下命占之曰風從月德方來是本日貴人時當有貴人奉王命至者風勢飄忽旋轉其事爲爭音屬徵象爲火數居四二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近地

則庚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北隅火燬民舍傷一騾匝月而有土橋之變中官以朝命至悉如其占淮陰紫霄觀皂莢樹間產物如飴色黃味美人以爲甘露廷吉曰此爵飴也白者甘露黃者爵飴所見之地期年易王時可法銳意經略河南日芳遜之輩私問曰閣部志勤矣於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壽星之次法當蹶上將天下事無可爲也意者先試之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有響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祭旗忽風起驟折西洋零無故裂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又爲十惡大敗高帥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爲許定國所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遜之屯開歸廷吉屯邳宿廷吉曰

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爲恆產矣安所得閒田而屯哉且田之所獲旣入官軍有司常賦又將何出聞諸生有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戒嚴令秦士奇沿岸築土墩駐礮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虛浮水至卽汜安架礮爲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法夜召廷吉曰垣星失耀奈何曰上相獨明可法愴然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及左兵東下上手書召可法亟問廷吉曰君所言淮陰安堵終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後南都多事果何所見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凶客參將發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可法欷歔久之因出書示之曰君言不信猶

可信則天也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泗州過山陽劉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退屯高郵

大清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立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率軍回揚屯天長廷吉曰閣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坐守南門可法又令移取泗餉是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於難可法之築禮賢館也招四方才智及下僚有才被棄者悉舉任用命廷吉董其事時方士雲集廷吉曰是皆躍治之士坐談有餘無裨實用當此財匱而月給不貲盍且散遣之別選真才乎可法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收什一於千百耳行之數月迄無拔萃破格之選於是稍稍引去可法將移鎮泗州護祖陵謂廷吉

曰諸生從事防河積苦既久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其品定
量授一官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士拔取長洲廬涓山歸
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甫二旬而揚州城陷涓
字渭生方以歲貢自當得官不受職監守鈔關投河死昭分
守西門死同時死者書記顧起龍龔之厚陸曉唐經世家人
吏書等共十九人焉

男承禮編輯

仁和魏錫曾參校
會稽梁繼元覆校

小腆紀傳卷第十終